回望郭沫若

葉周

往事鉤沉

十天一氣呵成的美談不再發生，對於自己醞釀已久的歷史人物，郭沫若下筆時依然有無法消弭的困惑。不知道領袖會如何看？建國後他慎而又慎保持低調，即便是友人間書法相贈，他也以書寫毛澤東詩詞爲內容，難得見到他書寫自己的作品。詩人的郭沫若消失了。後來所能見到的只是政治口號式的郭沫若詩詞，與他青年時的作品大相逕庭，判若兩人。

從郭沫若和陳明遠的通信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內心的掙扎，良知的煎熬和靈魂的痛苦。一九六六年初，「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以群在跟郭沫若談及陳明遠關於郭沫若詩詞研究的稿子時，也表明了這種預感。當時他問郭沫若：「現在形勢變化較大，這些稿子恐怕一時不能印了，怎麼處理好呢？」誰也想不到郭以痛苦的語調說：「算了吧，關於我的那些東西，最好都燒掉！」他轉而對陳說：「我看你還是戀戀不捨，確實捨不得麼，我並不強制你。不過，我自己的文章，恨不得一把火燒掉，燒個精光大吉。」詩人的激情，在瞬息間閃現了一些迴光返照。可是卻籠罩上濃重的悲劇陰影。

在這樣的話後來他又重複多次。一九六六年四月，身爲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上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後，立即發言：「我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的話許多人都不理解。後來在接見日本客人時，他又說：「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可惜此鳳凰已經不同於四十年前那隻涅槃的鳳凰。

在這之前，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他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

>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面陳述。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裡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
>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
>
>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辭職信言辭懇切，卻又顧慮引起上級不必要的猜想。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接受。

「文革」開始時，有一段日子郭沫若希望人們把他徹底忘記，他離開了辦公室，誰也不告訴，住進了一個隱秘的住所。可惜熬不了多久，只能回家了。當時誰也沒有預料到「文革」要搞十年，誰躲得過去？誰逃得過去？古代的文人，尚可找到地方隱居，或是像陶淵明一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生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郭沫若卻沒有隱居的權利，他無處可避。

三

一九六七年四月裡的一天，郭沫若在部隊當兵的次子民英突然自殺身亡。對於所有的人來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因爲前一天，民英還在參加戰士演出隊的排練。郭民英愛好音樂的，憑着自學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在學校裡，才華橫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有一次他從家裡帶去一架盤式答錄機和同學們一起欣賞喜愛的西洋古典音樂。那年頭答錄機是稀罕物。一位學生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說音樂學院的一些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裡的答錄機到學校裡聽西洋音樂，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澤東很快批了這封信，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這一抓就使得郭民英在學校裡呆不下去，通過羅瑞卿的安排去了部隊。「文革」的風暴，使他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痛苦之中。

似乎是禍不單行，僅僅過了一年，一九六八年的四月，郭民英的哥哥郭世英又被農業大學的造反派綁架，嚴刑拷打，最終從高空墜落，遭遇不測。死去的郭世英遍體鱗傷，手腕、腳腕被繩子捆綁得血肉模糊……郭世英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善於獨立思考。在學校裡和幾個同學結伴組織了一個哲學討論小組，經常聚會，討論一些哲學和時事政治問題。後來有人告了密，小組的所有成員被公安機關拘留，最後定爲反動學生。其他成員被送去勞改，郭世英被送到農村去勞動教養。勞教結束後郭世英仍然想留在農村，因爲他覺得那兒單純，乾淨。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轉到中國農業大學學習。

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回憶說，在郭世英被綁架、關押的這天晚上，郭沫若參加周恩來主持的解決第七機械工業部兩派群衆「派戰」的會議。郭沫若本來可以請求周總理出面，但郭沫若沒有向周總理說。郭世英遇難後，在短短兩年時間中失去了兩個親生兒子的于立群責怪郭沫若：你見到總理的時候爲什麼不跟他說？郭沫若顫抖着解釋說：我也是爲了中國好。顯然，他不想給周總理惹麻煩。深夜時他坐在書桌前默默抄寫着兒子留下的日記，他的筆下隱忍着多少父親的悲哀。

周恩來得知郭世英遇害後，專門來到郭家安慰：「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周恩來爲郭世英之死個瘋狂的年代，即便是周恩來的保護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他自己的養女孫維世也死於江青一夥的殘酷迫害。

（中）

朱自清並不多的新詩中，竟然有兩首與滬杭道中有關，一首是《滬杭道中》，另一首是《滬杭道上的暮》。

《滬杭道中》是一首不短的詩——如果是跟舊體詩相提並論的話。在意思和結構上，全詩大概可分爲四部分，第一部分寫的是雨中的道外景色，有田園，有秧苗，有花氈；第二部分寫的是小河上的景色，有河上的板橋，河裡的小船，還有河邊田埂上牽牛的農人；第三部分寫的是遠景——在那裡「天和地密密地接了」，「蒼茫裡有一些影子」；第四部分，只有兩行，「我們在煙霧裡、花氈上過着／雨兒還在一絲一絲地下着」。整首詩更像是一篇旅途景色素描，素素的文字背後，有一種旅途中的會心與淡淡的愁緒。

《滬杭道上的暮》則來得利索，全詩只有四行：

> 風澹蕩，
> 平原正莽莽，
> 雲樹蒼茫，蒼茫；
> 暮到離人心上。

寫上述兩首詩時的朱子清，正在杭州浙江第一師範擔任國文教員。初涉職場的酸辛與家庭生活的負擔，似乎並沒有淹沒詩人對大自然發自肺腑的欣喜，儘管這樣的情緒是罩上了一層淺灰色的光暈的。

三年後，又一位詩人奔走在這滬杭道中。與朱自清田園詩般的描寫和朦朧溫潤的情緒所不同的，在徐志摩的《滬杭車中》，倒有一種快節奏和清晰的情緒：

> 匆匆匆！催催催！
> 一卷煙，一片山，幾點雲影，
> 一道水，一條橋，一枝櫓聲，
> 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
> 艷色的田野，艷色的秋景，
> 夢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隱，——
> 催催催！是車輪還是光陰？
>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從中學時在杭州府中求學時起，徐志摩就時常奔走在這杭州、硤石道中。後來又經常往返於滬、硤之間。對於這滬杭道上，他既是一個不能再熟悉的旅者，又是一位多情的詩人。但他給我們留下的，就只有這一首《滬杭車中》。

十餘年後，另一位抒情詩人，奔走在這已經是戰爭陰雲密布的滬杭道中。帶着濃郁的情感喊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艾青，在盧溝橋事變前一天，從上海趕往杭州，就在這滬杭道中，他寫下了讓這條道路感到光榮的詩《復活的土地》：

> 腐朽的日子
> 早已沉到河底，
> 讓流水沖洗得
> 快要不留痕跡了；
> 河岸上
> 春天的腳步所經過的地方，
> 到處是繁花與茂草；
> 而從那邊的叢林裡
> 也傳出了
> 忠心於季節的百鳥之
> 高亢的歌唱。
> 播種者呵
> 是應該播種的時候了，
> 為了我們肯辛勤地勞作
> 大地將孕育
> 金色的顆粒。
> 就在此刻，
> 你——悲哀的詩人呀，
> 也應該拂去往日的憂鬱，
> 讓希望甦醒在你自己的
> 久久負傷着的心裡：
> 因為，我們的曾經死了的大地，
> 在明朗的天空下
> 已復活了！
> ——苦難也已成為記憶，
> 在它溫熱的胸膛裡
> 重新澱流着的
> 將是戰鬥者的血液。

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滬杭道中已經產生了這樣的四首詩，總該是不寂寞了的吧。

談遷重寫史學巨著《國榷》

耿法

文史叢譚

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八月的一天，浙江海寧縣馬橋麻涇村裡，一位窮苦的老秀才談遷家中蹊蹺地遭竊賊光顧。老秀才居住的幾間破屋裡除了一些舊書和幾件破衣外，可謂一貧如洗，竊賊盜走的是放在竹筐中一部珍貴文稿。這部文稿叫《國榷》，是談遷從二十八歲起花費二十多年時間、先後修改六次才完成的明朝編年史巨著，共計五百多萬字。文稿被竊，談遷幾十年的心血結晶頓時付之東流。

談遷（一五九三—一六五七）原名以訓，字觀若，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改名爲遷，或許寄託了他對大史學家司馬遷的仰慕和追尋。明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年）他二十八歲因母亡在家守孝時讀了不少明代史書，發覺一些書中不僅見解淺陋，而且所記載的史實錯漏百出，貽誤後人，於是他決心自己編著一部翔實、可信的國史留給後人。至天啓六年，他花費五年時間完成初稿，之後不斷加以修訂。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佔領北京，第二年弘光被俘，他更下決心要留下一部故國的信史。因崇禎、弘光朝無實錄可參考，他便根據邸報繼續編寫崇禎、弘光兩朝的歷史，署名爲江左遺民，以寄託亡國之痛。他的一生爲寫作《國榷》可謂嘔心瀝血。修史需要大量的書籍資料作參考，他是個窮秀才，海寧縣志中記載他「處士操行廉，雖遊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哪裡有財力購書呢？他的主要參考史料爲明朝實錄，而記載明朝各個皇帝在位編年史的實錄抄本，只有極少數大官僚大鄉紳家中才有收藏，他只得四處求人，借書抄本，甚至爲尋訪、借抄一本書不辭辛勞揹着行李和乾糧跑至百里之外，實在苦不堪言。他發現明朝實錄中也有許多篡改歷史之處，如明太祖實錄就曾數次被改寫過，爲探究歷史眞相，他下工夫通讀了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廣徵博採，按年月將各條史料互相考證補訂，去僞存眞，去蕪存精，精心編排，歷二十多個寒暑，修改六稿，編成一百卷，終於完成全書。雖然他一時無力刻印出版，但總算實現了自己的心願。這部巨著在寫作過程中已慢慢傳開，引起不少有錢有勢者的注意，這些人希望以史學著作來增強社會名望，流芳百世，但自己沒有學問功底，也根本耐不住寂寞，而談遷偏又生性耿介，無法用金錢收買他的著作，於是有人就暗中採用卑鄙下流的偷竊手段，這部珍貴的書稿從此下落不明。

可憐談遷這年已五十五歲，滿頭白髮，兩手空空，怎麼經受得了如此沉重的打擊？書稿被竊後他大哭一場，不由發出哀嘆：「噫，吾力殫矣！」但他以堅韌的毅力戰勝了悲傷，激勵自己：我的手不是還在嗎？不能就此罷休，重頭寫起！黃宗羲所撰談君墓表中記敘說：「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

談遷發憤從新開始編撰《國榷》，歷經四年艱辛，終於再次完稿。新編撰的《國榷》爲一百零四卷，史料搜集更爲謹嚴，